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第一辑

慧琳

《一切经音义》研究

姚永铭◎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姚永铭◎著

慧琳

《一切经音义》研究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第一辑

江苏古籍出版社

RARZ5/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姚永铭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5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80643-803-3

I. 慧... II. 姚... III. ①一切经音义-研究②佛经-字典-研究 IV.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7947 号

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

著 者 姚永铭

责任编辑 王 剑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地 址 淮安市淮海北路 44 号 邮编:223001

开 本 大 32

印 张 10.125

印 数 1—2000 册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803-3/K·243

定 价 20.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重点规划项目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邓绍基 刘烈茂 许嘉璐 李修生
孙钦善 宗福邦 周勋初 袁世硕 黄天骥
黄永年 葛兆光 章培恒 董治安 曾枣庄
裘锡圭 阚延河

主 编:安平秋

副主编:杨 忠 曹亦冰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清江 *方一新 龙德寿 卢 伟 *刘玉才
刘晓东 安平秋 麦 耘 朱易安 杨 忠
吴景山 *陈广宏 陈大康 陈恩林 张兴武
张希清 张其凡 *张涌泉 周国林 *周绚隆
*宫晓卫 *赵生群 赵伯雄 骆瑞鹤 *高克勤
贾二强 顾永新 顾歆艺 曹亦冰 董洪利
*韩格平 喻遂生 舒大刚 *程章灿

(有*号者为常务编委)



总 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是一套学术研究专著。它注重对中国的古代文献(包括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的探求与思考。其中,有从古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典籍、文献的专门研究,也有在古代文献、古代典籍研究的基础上,多方位、多视角地审视典籍,审视中国文化,探求典籍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探究它们的结合点。它立足于中国古代的典籍,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文献,力求体现对古文献研究的特色,倡导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提倡有新的切入点,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出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是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和组织的。作者队伍的主干力量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 25 所大学的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教学、科研机构中的学者和若干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社的专家。同时,也吸收全国各相关学科的学者的符合于这套丛书宗旨的学术研究专著。

这套丛书的书稿将在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和出版社分别审定合格之后分批推出。

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在此谨致真诚的谢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3 年 4 月 15 日



序

祝鸿熹

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慧琳音义》)是汉语言文字学的一大宝库。近代学者誉之为“小学之渊薮,艺林之鸿宝”,^①“可与《尔雅》、《说文》并驾齐驱”的“唐代最有价值的训诂书”。^②此书原为佛经音义集大成之作,也是在诸家字书、韵书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其前的唐释玄应等的音义成果加以整理改造的古辞书。由于慧琳精通印度声明之学和华夏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故在为汉译佛经辨析字形、审定字音、解释字义时均详备而有据。特别可贵的是,所援引的群籍书证极为丰富,其中不少为早已亡佚的古籍。因此,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史料上看,此书确为值得学者们花费心血挖掘开采的宝藏。由于此书长期未得流传,研究无从谈起。直至清末此书从日本重新传入本土,对它的研究才真正开始。近一二十年,对此书的研究逐渐升温,带动了汉译佛经语言乃至中古汉语特别是古白话的研究,充实和填补了汉语史特别是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空白。

姚永铭君长期潜心研究《慧琳音义》,成果丰硕,成绩斐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和博士后研究报告(2001年)都以《慧琳音义》为研究对象。记得姚君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并已着手撰写之际,系统研究《慧琳音义》的专著《慧琳音义研究》(1997年)出版了。^③周围的同学和同行都惋惜地说:“撞车了!”要不要改换论文题目?姚

① 清末杨守敬《日本访书志》。

② 何仲英《训诂学引论》第52~55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③ 徐时仪《慧琳音义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君与我认真商讨后一致认为:同类研究成果的发表实际上是好事。这虽然使继续研究增加了难度,但却促使研究向纵深发展。正如姚君本人在本书绪论中所说:“《慧琳音义》有待研究的内容还很丰富,对它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与它具有的实际价值极不相称。”正是基于对《慧琳音义》的执着钻研、深入开掘和全面了解,姚君迎难而上,写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本书,先后得到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昌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杭州师院和浙江大学等院校十多位评审专家的热情赞誉和高度评价。尤其令人鼓舞的是: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严格评审后把本书作为《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之一慨然出资赞助出版。

本书紧紧围绕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全方位、多层次研究,涵盖面广博,深入挖掘《慧琳音义》中的宝贵材料,注意将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既有系统性,又有所侧重,着力探讨《慧琳音义》对文字、音韵、训诂研究的重要价值,具体探究《慧琳音义》对六书研究、俗文字研究、异体字研究、汉字史研究、中古音系研究、《切韵》研究、古方音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外来词研究、俗语词研究、语源学研究、语词的文化内涵研究以及古籍解读等等方面的作用。对《慧琳音义》在辞书编纂和古籍整理方面的重要价值也作了全面深入的阐发。最后阐述了《慧琳音义》的成就、影响和不足,并结合前人及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了利用《慧琳音义》应注意的问题。论述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缜密精当。充分吸收前修时贤的研究成果并有大量商榷、补正意见,对一些名家名著也敢于有理有据地提出不同见解,胜义迭出。全书创新独到之处屡见不鲜。这,正是在《慧琳音义》研究论著涌现于各出版社和报刊而本书仍有出版价值的原因所在吧。

2002年12月



目 录

壹 绪 论	1
一、慧琳生平事迹考证	1
二、《慧琳音义》的产生背景	6
三、《慧琳音义》的流传及其版本	8
四、《慧琳音义》的内容及其体例	12
五、《慧琳音义》研究简史	19
六、今日研究之意义	26
貳 文字编	31
一、《慧琳音义》与六书研究	31
二、《慧琳音义》与俗文字研究	53
三、《慧琳音义》与异体字研究	70
四、《慧琳音义》与汉字史研究	77
叁 音韵编	83
一、《慧琳音义》与中古音系研究	83
二、《慧琳音义》与《切韵》研究	88
三、《慧琳音义》与古方音研究	102
四、《慧琳音义》与梵汉对音研究	104
肆 训诂编	106
一、《慧琳音义》与汉语外来词研究	106
二、《慧琳音义》与俗语词研究	112
三、《慧琳音义》与语源学研究	142
四、《慧琳音义》与古籍的解读	159
五、《慧琳音义》与语词文化内涵的研究	169
伍 《慧琳音义》与辞书编纂	177
一、《慧琳音义》与辞书编纂史研究	177



二、《慧琳音义》与字典编纂	186
三、《慧琳音义》与词典编纂	225
陆 《慧琳音义》与古籍整理	242
一、《慧琳音义》与校勘	242
二、《慧琳音义》与辑佚	254
柒 余 论	276
一、《慧琳音义》的特点、影响及其不足	276
二、利用《慧琳音义》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296
引 用 文 献	305
后 记	316

壹 緒 論

一、慧琳生平事迹考证

《一切经音义》(以下或简称《慧琳音义》)一百卷,唐释慧琳撰。慧琳,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五有“唐京师西明寺慧琳传”,传云:

释慧琳,姓裴氏,疏勒国人也。始事不空三藏,为室洒,内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声明,支那诂训,靡不精奥。

唐处士顾齐之《新收一切藏经音义序》则云:

慧琳法师,俗姓裴氏,疏勒国人也,夙蕴儒术,弱冠归于释氏,师不空三藏,至于经论,尤精字学。

唐试太常寺奉礼郎景审《一切经音义序》云:

有大兴善寺慧琳法师者,姓裴氏,疏勒国人也,则大广智不空三藏之弟子矣,内精密教,入于总持之门;外究墨流,研乎文字之粹,印度声明之妙,支那音韵之精,既瓶受于先师,亦泉泻于后学。

综合这三家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

1. 慧琳是疏勒国人

疏勒,喀什噶尔的古称,本是塔里木盆地西北一个弱小的城邦国

家。公元2世纪末,疏勒人统一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及帕米尔东部13国,建立了高度文明的古代王国。《汉书·西域传上》:“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后汉书·西域传》:“疏勒国,去长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阳万三千里。”此后《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历代官修正史多有传。关于疏勒的名义,《慧琳音义》有说,该书卷二二“疏勒国”条云:“正云佉路数怛勒,古来此方存略呼为疏勒人,又讹数音为疏。然此名乃是彼国一山之号,因立其称。又或翻为恶性国,以其国人性多犷戾故也。”史炤《资治通鉴释文》有另一种说法:“疏勒,历德切,西域国。疏勒,其城名,因以为号。”^①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相符。

2. 慧琳俗姓裴

《通典》卷一九二《边防八·疏勒》:“今其国王姓裴……侍子常在京师。”^②《旧唐书·裴玢传》:“裴玢,京兆人。五代祖疏勒国王绰[纠],武德中来朝,授鹰扬大将军,封天[山]郡公,因留阙下,遂为京兆人。”《旧唐书·西戎传》:“疏勒国,即汉时旧地也。西带葱岭,在京师西九千三百里,其王姓裴氏……贞观九年,遣使献名马,自是朝贡不绝。开元十六年,玄宗遣使册立其王裴安定为疏勒王。”《新唐书·西域传》亦云:“疏勒……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位疏勒学者俗姓裴氏,或是疏勒王室成员。”^③

3. 慧琳是不空的弟子

慧琳“弱冠”出家,其早年经历不见于史传,唯《慧琳音义》卷二五《次辩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云:“慧琳幼年,亦曾禀受安西学士,称诵书学。”据《旧唐书·职官志三》:“书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博士掌教文武八品已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兼习之。”《六典》曰:“国子祭酒、司业之职,

①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年。

② 杜佑《通典》第5226页,中华书局1988年。

③ 林梅村《西域文明》第242页,东方出版社1995年。

掌邦国儒学训导政令,有六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①《新唐书·选举志上》:“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又云:“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说明唐时书学的主要内容是《说文》、《字林》及其他字书。但慧琳童年师从的是安西学士,并不是博士,说明他学习的主要内容未必就是字学。“书学”在古代另有意义。

《后魏书》曰:“御史中尉李彪有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书学,读诵经传。”②

臧荣绪《晋书》曰:“贾后二女:宣华、女彦。封宣华弘农郡公主。女彦年八岁,聪明岐嶷,便能书学,讽诵《诗》、《论》。”③

《晋中兴书》曰:“贺循字彥士,会稽人也。节操高厉,童龀不群;言行举动,必以礼让。行有余力则精书学。由是博览群书,尤明《三礼》,为江表儒宗,拜右光禄大夫。”④

《华阳国志》卷一二:“又言蜀稚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

“书学”指各种典籍。这说明慧琳早在幼年就接触了各种传统典籍,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可以说为他以后撰作《慧琳音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家后师从著名的不空金刚。(《宋高僧传》所谓“室洒”,梵语 Śi śya 的音译,译为所教,即弟子也。)不空为京兆大兴善寺僧,唐代密宗的重要人物,自天宝至大历六年译出密部之经论凡 77 部,120 余卷,使密宗成为唐代重要的宗派之一。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有传,周一良先生《唐代密宗》有

① 李昉等《太平御览》第 1116 页,中华书局 1960 年。

② 李昉等《太平御览》第 705 页,中华书局 1960 年。

③ 李昉等《太平御览》第 743 页,中华书局 1960 年。

④ 李昉等《太平御览》第 1152 页,中华书局 1960 年。

该传注,可参。^①

4. 慧琳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关于慧琳的生平,有一个问题以前尚未得到解决,即慧琳有没有参与译经的问题。周一良先生曾经说:“我们不知道慧琳是否实际参与了译经,然而可能用上了他的庞大字典《大藏音义》(T50. 738a—b)所表现出来的梵、汉语知识。”^②对于这个问题,《宋高僧传》本传没有记载,但卷七末之《论》曰:“忠、氤、琳、甫、贲、秀、洗、真,俱参译判经,尽开荒辟土。”其中的“琳”即指慧琳。^③可见慧琳不仅曾参与译经,而且还判释经旨。(“判释”为佛学术语,意为判断经论之旨趣,解释其义理。)我们说慧琳曾参与译经,《慧琳音义》也有明证。卷三五、三六目录云:“翻经沙门慧琳撰。”卷三七目录云:“大唐翻经沙门慧琳撰音。”卷三一《大乘入楞伽经》七卷下云:“翻译沙门慧琳音。”称“翻经沙门”或“翻译沙门”。卷十八《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一音义云:“次后《地藏菩萨陀罗尼经》中本为是古译,或有音旨不切,用字乖僻,今有自受持梵本,因修音义,依文再译。”^④同卷《护国不退轮心大陀罗尼》下云:“释经沙门慧琳再译。”卷二五《魔王波旬献佛陀罗尼日》下云:“慧琳新翻。”卷二九《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下云:“沙门慧琳再译真言三十八道。”卷三六《大毗卢遮那经》卷一音义:“此经有数百道真言及梵语,或有难字皆是响梵语,多不切当,并说字轮花香法义天人名目。琳已依梵本再翻,在《陀罗尼》中。”同卷《金刚顶经曼殊室利五字心经》下云:“此念诵法中诸真言中字,甚讹谬,不堪音训。惠琳依梵本再翻,具在《真言集》卷,请检取也。”又卷四一《大波罗蜜多经》卷二音义云:“次音真言,经上用字,与梵音乖僻,不切当,惠琳再译诸真言一遍,今编入《陀罗尼》卷中,略指用字不当处,后学者于梵文上勘取,方验知之。”说明慧琳翻译的主

① 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② 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第11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③ 陈雅编《〈宋高僧传〉人名索引》亦以“琳”为慧琳[姓裴],见《宋高僧传》附《〈宋高僧传〉人名索引》第74页,中华书局1987年。

④ 《正续一切经音义》第6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要是真言(即陀罗尼)。

慧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是撰著《一切经音义》。《宋高僧传》云：“(慧琳)遂引用《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方得绝笔，贮其本于西明藏中。”而唐景审《一切经音义序》则云：“师二十余载旁求典籍，备讨经论，孜孜不倦，修缉为务，以建中末年创制，至元和二祀方就。”两者时间稍有出入。赞宁传中有“时无此本”之语，说明他并未见到琳书，而景审去琳未远，其说当为可信。另外，《佛祖统纪》卷四一亦载元和二年“河中府沙门慧琳撰《一切经音义》一百三卷，诣阙进上”。^①《册府元龟·帝王部·崇释氏》载“(元和)三年三月辛亥，河中僧惠琳撰《一切经音》并目录一百三卷表献之”。^②据此，则慧琳撰作《一切经音义》，当在建中末年(公元783年)至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历时20余年。另外慧琳在卷三五“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翻译年代先后”末尾记载了具体时间：贞元十八年壬子岁记。^③贞元十八年当公元802年，岁在壬午，壬子盖是误记。

慧琳的著作除《慧琳音义》以外，见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的还有《建立曼荼罗及拣择地法》一卷，该书题作“上都大兴善寺沙门慧琳依大乘经集”。^④而《慧琳音义》卷一〇〇载“《具录西国浴像仪轨》，慧琳集并音”。^⑤

另据《宋高僧传》，“(慧)琳以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庚子卒于所住，春秋八十四矣。”由此上推，可知慧琳当生于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⑥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380页，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②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第1册第579页，中华书局1960年。

③ 《正续一切经音义》第14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926页，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⑤ 《正续一切经音义》第37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⑥ 梁廷灿编《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历代高僧生卒年表》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再版。

二、《慧琳音义》的产生背景

《慧琳音义》是佛经音义书集大成之作,它的撰作受到儒道经典音义书、前此佛经音义书的影响。

周祖谟云:“音义书专指解释字的读音和意义的书。……或称‘书音’。”^①黄坤尧云:“音义训诂是古籍注释的一种形式。时有古今,地有南北,语音固然发生变化,甚至连语义、语词、句读及思考习惯也有所不同。汉魏六朝隋唐之际,为了阅读古籍,传承文化,掌握准确的读音和意义,避免误解,以讹传讹,音义之学大行。”^②诚如周、黄两先生所言,音义书起于汉魏之际,至晋宋后渐盛。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为儒道两家经典音义的集大成之作,影响很大,《晋书音义》、《列子释文》等均为仿陆之作。唐玄宗“爰命诸观大德,及两宫学士,讨论义理,寻绎冲微。披《珠丛》、《玉篇》之众书,考《字林》、《说文》之群籍。入其阃闼,得其菁华。所音见在《一切经音义》,凡有一百四十卷”。^③唐史崇亦说:“文多隐讳,字殊俗体,欲使普天率土广识灵音,故敕……史崇……等集见在道经,稽其本末,撰其音义……名曰《一切道经音义》,并撰《妙门由起》六篇,具列如左,及今所音经目与旧经目录,都为二百十三卷。”^④说明唐时已有长篇道经音义巨著。

外典音义的撰作,亦影响到内典。佛教自后汉传入我国,至刘宋时已卷帙浩繁,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佛经语言有难于理解之处,这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452页“音义书”条(周祖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② 黄坤尧《音义阐微·序》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③ 唐玄宗《一切道经音义序》,《全唐文》卷四一第1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④ 史崇《妙门由起序》,《全唐文》卷九二三第42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与佛教的大众化是格格不入的。佛经屡经传抄,讹误亦在所难免。智光《新修龙龕手镜序》即云:“寻源讨本,备载于《埤苍》、《广苍》;叶律谐钟,咸究于《韵英》、《韵谱》;专门则《字统》、《说文》,开牖则《方言》、《国语》:字学于是乎昭矣。矧复释氏之教演于印度,译布支那,转梵从唐,虽匪差于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于名言。名言不正,则性相之义差;性相之义差,则修断之路阻矣。故祇园高士,探学海洪源,准的先儒,导引后进,挥以宝烛,启以随函。郭逵但显于人名,香严唯标于寺号。流传岁久,抄写时讹。寡闻则莫晓是非,博古则徒怀惋叹。”①宋柳豫《绍兴重雕大藏音序》曰:“(佛经)卷轴浩渺,义理渊奥,常患字画舛误,音义疏略,穷日累月,寻绎不暇,虽精进勉强,而常恐有所不逮,而又反思无徒,凡有志者,未始不以此为患也。”②近人丁福保也说:“佛经者,其旨微,其趣深,其事溥,其寄托也远,苟欲明其真实义者,必以通其词为始。”③于是佛经音义之作应运而生。清庄圻《(玄应)一切经音义序》云:“《释教录》(按:指《开元释教录》)又称齐沙门释道惠为《一切经音》。”这样,至迟在高齐时代已有佛经音义的撰作。

至唐初,“有沙门玄应,孤标生知,独运先觉,明唐梵异语,识古今奇字,撰《一切经音义》一部……次有沙门慧苑撰《新译华严音义》二卷,并编于《开元释教录》。然以后译经论及先所未音者,至于披读讲解,文谬谊乖,得失疑滞,寡闻孤陋,莫有微通;多见强识,罕能尽究。然而自傲之辈,耻下问而不求;匿好之流,吝深知而不答,则圣言有阻。”④顾齐之亦云:“国初有沙门玄应及太原郭处士并著音释,例多漏略。”有感于此,慧琳“傍求典籍,备讨经论”,花费二十多年,撰写了这部《一切经音义》。日僧真察《新雕大藏音义序》云:慧琳“纂修《大藏音义》一百卷,以补先修之阙”。

① 辽释行均《龙龕手镜》第2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② 宋释处观《绍兴重雕大藏音》,《中华大藏经》第59册第510页,中华书局1993年。

③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自序三》,《佛学大辞典》第9页,上海书店1994年。

④ 景审《一切经音义序》,《正续一切经音义》第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慧琳音义》正是受到了内外典音义的影响,适应“披读讲解”的需要而产生的。

三、《慧琳音义》的流传及其版本^①

《慧琳音义》于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成书,不久即有记载。《佛祖统纪》卷四一载:“(元和二年)河中府沙门慧琳撰《一切经音义》一百三卷,诣阙进上,敕入大藏。赐紫衣缣币茶药。”《册府元龟·帝王部·崇释氏二》载:“(元和)三年三月辛亥,河中僧惠琳撰《一切经音》并目录一百三卷表献之。”说明《慧琳音义》成书不久,即献上入藏。

全真和尚《梵字次第记》跋:“梵字汉音,并依中天音旨翻之。去元和中(公元806),于诸三藏梵本,皆有锱铢。后真谛、慈恩、义净、善无畏、金刚智、大兴善寺国师三藏和尚等梵本书同。唯是汉字有少许悬殊。总会对本,历勘得定。后长庆中(公元821),遇造《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及《考声》十卷,沙门慧琳述。全真于上两本内取声辨字,以字辨音,梵汉两音,同和成一。”^②据此,则在慧琳卒后不久,有人见到《慧琳音义》。

《宋高僧传》本传云:“起自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方得绝笔,贮其本于西明藏中。”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处士顾齐之入西明寺阅藏,寺主玄畅上人以琳公音义见示,齐之阅之而作序。据此,则《慧琳音义》成书不久,即入藏于西明寺中。

本传又云:“殆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有奏请入藏流行。”这已是第二次入藏。我们注意到“入藏”二字后有“流行”二字,恐怕原来虽已入藏,但尚未广泛流行。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入长安,《慧琳音义》存京师者亡佚。《宋高僧传》卷二五“周会稽郡大善寺行瑫传”云:“慨其郭彛《音

① 本节内容参考了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81~86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② 转引自饶宗颐《梵学集》第201~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